

散原父子海棠诗笺证

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要: 本文通过考察陈散原、陈寅恪父子的海棠诗的源流,发现其内在精神具有深刻的联系。这两代诗人都有一种自觉的精神寻父的索求过程。这一场过程的诗意,既体现在一场隐秘的持续对话中,也体现在寂寞的心灵相守中。

关键词: 陈散原; 陈寅恪; 精神寻父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小引

海棠为盛春花事,有色无香,诗中格韵甚高。晚唐两宋诗人有不少吟咏,以韩偓、苏轼等作最为传诵。历代海棠诗有两项特点可注意,一是与牡丹、梅菊等相比,海棠不仅不能居于文化意义系统之最中心地位。¹而且吟咏较为晚起,某种意义上更是“新”花,即李德裕所谓“外来花木”。²二是海棠又往往与送春、暮春相关,联系着某种即将消逝的美好价值。近代诗人陈散原陈寅恪父子写过若干首海棠花诗。散原在1902、1904年和1912年十余年间,写过五首海棠诗。而寅恪则在1935、1936年和1945、1948和1950年也前后写过五首海棠诗,不仅数量相同,而且散原两次写海棠诗间隔的时间,与寅恪前后间隔的时间也大致相当。如果有些数字纯属偶然巧合,那么细绎这两代诗人的海棠诗,其内在精神无疑具有深刻的联系,这两代诗人,都有一种自觉的精神寻父的索求过程(散原与宝箴、寅恪与散原)。这一过程的诗意,既体现在一场隐秘的持续对话中,也体现在寂寞的心灵相守中。发掘此一诗案的意义,不仅可以肯定,义宁陈氏的海棠诗,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优美、最有丰富深刻意蕴的海棠诗,而且是从一个侧面,有助于古代诗学传统的重新发明,同时也有助于二十世纪人文思想遗产的再认。是为小引。

我们先来看陈三立写于1902年的《余寓园经去岁积涨花木尽萎独海棠数小株盛开感赋》:

往者淫霖为祸灾,三尺涨潦埋蒿莱。园居几榻隔涛浪,鱼鳖戢戢嬉高台。嘉卉壤木尽烂死,蚀入地底僵根荄。其间大杏六七树,花时烂漫赭霞堆。莺鹊狂翻宾侣赞,日绕百市倾金壘。祇今兀立枝干秃,生意剥洩缠殷雷。亦有千竿作丛竹,陨叶漫诞连莓苔。桑槐梨枣惯满望,龙蛇之阨随摧颓。嫣然春色断不尽,海棠三两偏繇开。垂丝细朵斗妩媚,璎珞珠蕊明琼瑰。朽株槎枿若丧我,独映红紫笼纤埃。飞寻蜂蝶无意绪,咫尺光景从惊猜。世间万事换窠臼,盛衰荣落谁论哉。猥抱愚昧测苍帝,而曰倾覆栽者培。戕杀肆虐岂有择,妆偶不死遗墙隈。长养雨露冒恩泽,玲珑栏楯遮灵胎。至人玩物通造化,春际天地还生哀。魂翻眼倒呼竖子,为我赤脚移远梅。^[1]

诗题已经点明:一场大暴雨之后,百花枯萎,而海棠独盛。这正是诗旨所在。后来陈寅恪说:“诗若不是有两层意思,便不是好诗。”^[2]这首诗从最初浅的意义上说,无疑也有两层意思,一是赋,即写于真实的一场大暴雨之后,描写寓园一片狼藉中的海棠花开。如

果我们将写于两年后的“海棠两丛凝雪色”，“历历阿爷手布列”联系起来，则可知这里的海棠原是散原父右铭老人亲手种植，写实的意味更浓了。二是比兴，看似写花，实有寄托。即将暴雨喻为一场大灾难的到来，将花喻为美好的事物遭受摧残，而海棠独秀于破败零落之中，表达诗人对于“盛衰荣落谁论”的某种揣测，又象征着某种希望。末尾“至人玩物通造化”，以自然现象，来暗示哲人对历史的眼光。因而，以海棠为寓托的意味也很浓。从所感所见，到玩物悟理，已透露出融合赋与比兴于一炉的写法的自觉。那么，诗人通过海棠究竟悟到的理是什么呢？

1902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刚刚经过一场庚子之难，义和团在血与火之中，快速地兴起，又快速地消失。留下的重大影响是，保守不行，变革才是唯一生路。张之洞等人的东南互保也已初见成效，隐然拉动着北方的朝廷更往开新、变革的方向走。散原老人这时的身份虽是隐居于西山的“散人”，却对社会时局有着异常的锐感，诗中的一场大暴雨，即喻庚子事变之后所带来的中国巨变。一个以自上而下、从精英到民间、从政体到文化思想的“全变”为特点的社会大变局，正在形成之中。诗人在旁边冷静观察到：传统的秩序正在迅速崩坏，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美好的事物、价值（“嘉卉壤木”），生命力反不及一些新的、外来的事物、以及代表着变化的价值（“海棠”）。然而，近看是“鱼鳖戢戢嬉高台”，时局混乱无序，充满不安；远看是一个以“世间万事换窠臼”为特点的社会正在来临，这一切是祸兮福兮？孰衰孰荣？大家都在说“天演”、说进化，然而一个以“物竞天择”为天理的宇宙法则，分明是连好东西也要一齐毁弃的（“戕杀肆虐岂有择”），那么，在这样全变快变激变的逻辑下，如是自处之道？（“至人玩物通造化，春际天地还生哀”）显然，诗人一方面对变革，对求新，仍抱希望，这就是他对代表文化新契机的海棠花所说的“长养雨露冒恩泽，玲珑栏楯遮灵胎”，但面对其势汹汹的激进变革仍然不失一种哲人的冷静与怀疑。这其实正是陈三立后戊戌时期思考的一贯立场。³这首诗将此心情表达得相当深微隐曲。

喜新而不弃旧、并且不刻意地自居于“新党”，同时，忧虑着新的和旧的可能都一齐遭毁灭之灾，——这大概可以粗略概括这首诗中散原老人较复杂的文化态度。这种毁灭之灾的源头，在他看来，与康梁戊戌政变的路线有关。后来散原撰《右铭先生行状》，特别指出陈宝箴湖南新政的实践，是踏踏实实做改革的具体事情，与康梁式的自上而下激进路线不同：“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新党旧党之见。”^[3]这与他辛丑年托衡恪转寄范肯堂诗：“若论新旧转茫然”，^[4]是一样的意思。散原之所以强调泯除“新党旧党之见”，乃在于主张只做不说，不唱意识形态高调，不激化矛盾，不以朝夕更张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可惜历史选择的是危言激行的浪漫政治，试图“以数纸诏书，一夕顿改中国于富强”^[5]，结果当然是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散原最痛心右铭公的事业如水流花落：

凡累年所腐心焦思，废眠忘餐，艰苦曲折，经营缔造者，荡然俱尽。……俯仰之间，君父家国无可复问，此尤不孝所攀天斫地、椎心酹血者也。^[3]

于是，再来看散原写于1904年的《靖庐墙下所植花尽开甚盛感叹成咏》：

那际兹时花尽发，暄天暖日摇空天。红白桃株最滟滟，火齐瓔珞光属联。云烘霞起笼四野，中来缟袂携手仙。海棠两丛凝雪色，垂鬟嫣立娇且娴。游蜂浪蝶不得嗅，相与荡漾灵吹还。^[1]

写这首诗的时候，老人已由朝廷下诏官复原职，且有疆吏欲延聘起用⁴，然而已经对政治怀疑、对功名淡然，他决然不再出仕。但是在对时局很深的失望中，恰表明他并不能真的忘怀政治。诗中以乐景写哀，从极动人的花光春色着手，然后恍惚中神思荡漾，诗人因花忆旧，抚今思昔，感慨莫名，感花魂、恸情思而入幻境：

历历阿爷手布列，始盈耄耳今齐竿。生世糜躯殉黔赤，娱老未及持觞看。……孤儿瞠视眩今昔，掩藹酸涕增洑澜。呜呼！安得追攀魂魄流赏久踟躅，然后鸣佩扶盖从飞鸾。

无论是“红白桃株”，还是“海棠两丛”，都是陈宝箴亲手所植。这里一方面是写实，一方面也是寓托，充满了对于戊戌维新尤其是其父陈宝箴在当时湖南新政中改革业绩的怀恋之情。借着与父精神魂灵相往来，散原老人戊戌后十年的诗，不离一个主题，即哀亲人、述往事，思来者，总结中国历史巨变关头大教训。

八年后的1912年春天，散原老人住金陵，又连写了三首海棠诗。第一首是《晚过恪士园亭看海棠》：

为恋海棠好，临餐独晚过。函光归自媚，衺梦更如何。小立蜂声聚，微怜凤颊酡。休将亡国泪，留拟别宫娥。^[6]

俞明震（恪士），散原老人的亲家、退休的前清疆吏、名诗人。这时与散原相邻，常以诗相往来。⁵“函光归自媚”一句，写出海棠的格韵，即内敛、韬晦、自尊，无疑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衺梦更如何”一句，联系上述前两首海棠诗，读来当大有深意。“梦”即后来寅恪“寒柳堂记梦”之梦。末两句，分明是以前清遗民的身份，痛伤昔日的变政革新理念之花果飘零了。这里是屈原美人香草的笔意。

这首诗写好才几天，忽有俞家一女仆来相告：前些天赏看的新开海棠，忽“飘萎满地”。于是又有诗：

终风暴且寒，号空挟雨注。喧辰遭二憾，劫我春光去。众芳遽萧条，残英吹满路。牵怀海棠花，此花如宝璐。照影溪水侧，蜂蝶强遮护。屡过叹盛满，了无御侮具。园女持事来，狼藉果无数。亭亭绝代姿，一瞬成自汗。世事莫不然，呼酒凭顿悟。^[6]

“牵怀海棠花，此花如宝璐”，然而在风暴雨狂面前，也逃脱不了众芳芜秽，残英飘零的命运。海棠花在这里喻什么呢？不仅是如韩偓那样的关切：“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再否，侧卧卷帘看”，也不仅是如齐己那样的伤春：“风雨冥冥春闇移，红残绿满海棠枝”，——从上述散原海棠诗一贯义、也从题目中“海棠新花”之“新”字看，应是哀叹昔日右铭公及自己的新政理念与实践，终成飘花零蕊。但是仔细玩味“屡过叹盛满，了无御侮具”，以及“亭亭绝代姿，一瞬成自汗”两联，又更是隐喻着某种“美好、高贵而软弱无助、易遭损辱的事物”。“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正如李易安闺中的“捲帘人”，不能懂得女词人的身世之悲感，散原老人的复杂心事，俞园的女仆当然也是无从知道的。末句“世事莫不然”之顿悟，分明说出，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在这个时代，大大小小的事物，都在一种流转无定之中，莫不含有转瞬成汗的悲剧意味。

然而不久后的另一首海棠诗，则表明散原老人毕竟是诗人。《园丁为购海棠二株移植庭前隙地戏咏》云：

闲情忘转徙，成癖爱花株。移作双鬟对，休传一世无。还魂宁得所，寄命与为徒。明岁春光满，新妆评老夫。

题目“海棠二株”四字并不虚设，实即遥承1904年作《靖庐墙下所植花尽开甚盛感叹成咏》中的“海棠两丛”，暗示此乃其父陈宝箴亲手所植之花之再世，所以才有第五句“还魂”。“还魂宁得所？”其实是与先父的隐秘对话：时代如此巨变，即使父亲之魂今归来，就一定找到真正家园么？然而这样读还不够。“还魂”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指前些日子刚刚飘萎死去的海棠。诗人暗示即使“还魂”而不能得其所，也要以“还魂”为“寄命”之事，终身赴之。因为经之营之、使美好的事物“还魂”，本身就是一项高贵的事业。诗人实以花之死而

复现（还魂），寓托中国文化之死而再生，并愿以之为生命之所托之意。这即是尾联乐观情感的真正来源。尤可注意“新妆”一语，散原老人分明还是看好旧文化可以转成新文化的，而这一点后来在陈寅恪那里却引发了深切的忧思。

下面我们再来看陈寅恪的海棠诗。他的这五首诗有两个特点是必须先指出的，第一，自成系统，即诗中辞语自相关联，必须联系全部五首诗歌，才能确定某一首或某一诗语的含义。第二，与散原海棠诗相绾合，亦成一对话系统，尤须将上述散原诗歌与此互释，才可通解诗人旨意。这两个特点，实可谓一种诗歌的内外两层暗码系统。可以将第一个系统，称为内部暗码，第二个系统，称为外层暗码。这两个系统当然是相互关联的。分开来说是为了理解的方便。除了“寻春”、“残春”、“送春”等较为明显的关联之外，我们先从其他两个重要的诗语来看外层暗码。

一、梦魂

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吴氏园海棠二首》其一）

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同上，其二）

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戊子阳历三月廿五日作）

小园短梦亦成尘，谁问神州尚有神。“不信神州尚有神”，王湘绮《圆明园词》句也。（《庚寅仲夏友人绘清华园故居图见寄不见旧时手植海棠感赋一诗用戊子春日原韵》）

这些诗歌，首先令人惊异地表明：陈寅恪完全读懂了乃父散原先生在海棠诗中寄寓的“牵怀”情感与“还魂”心事！现存文献完全找不到陈三立给陈寅恪讲诗或讲道的记录。我猜想即使寅恪守在散原先生的身边，诗人之间心事也是原不必用除诗之外的语言来讲明的。上引诗句原来都是跟散原海棠诗中的“裊梦”、“追攀魂魄”、“还魂”等关键诗语隐隐相关联。表达的意思是：第一、非一般泛泛意义的梦、魂，至少有一个特定的意思是：与先父先祖梦魂相来往、相追寻，生动强烈地表明了义宁陈氏家族精神生命之持续不息、生生不已，即所谓“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诗人似乎告诉后人，这是一个非常富于精神生活、精神传统的文化家族。正如吴宓一语中的指出：“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7]其次，二三十年代的学术文化之春，以及战后复苏民族文化之梦，在诗人看来似只不过是一场短短的春梦而已。此即所谓“短梦成尘”、“魂梦难温”也。第三、梦已成空的感觉，与父亲对自己的希望，与三代精英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前赴后继的操心联系起来，就越发成为“遗恨塞乾坤”的深重悲哀了。

二、种花人、惜花人、后来人

世上欲枯流淚眼，天涯宁有惜花人。（《吴氏园海棠二首》其一）

吃菜共事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乙酉春病目不能出户室中案头有瓶供海棠折技忽忆旧居燕郊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感赋》）

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戊子阳历三月廿五日作）

这都与散原海棠诗中“历历阿爷手布列”、“成癖爱花株”、“牵怀海棠花”等，隐隐相关。不仅表明此一“种花惜花”并非泛泛抒情，乃是原有一精神谱系，而且更表明对于“繁枝容易纷纷落”的现实面前，人们纷纷共事新教主，而背叛、遗弃、辜负旧时种花人。诗人只能悲叹，此一精神谱系只能成为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隐秘的存在而已。如果我们不联系散原海棠诗来读，就不能读出此一虽然个人化，却相当具体真切的精神承诺，以及其中尤如宗教徒那样的隐忍精神。

从陈寅恪海棠诗自身前后相绾、环环相联的暗码系统来看，最重要的是海棠花的形象有一个丰富复杂的变化。如果不注意陈诗的前后相绾的特点，就不能从整体、从变化中去理解“海棠”及其中国近代民族文化命运的象征意义。

先看第一、二首：

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蜀道移根销绛颊，吴妆留盼伴黄昏。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李德裕谓凡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吴氏园海棠二首》其一）

无风无雨送残春，一角园林独怆神。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闻道通明同换劫，绿章谁省淚霏巾。（同上，其二）

在第一首里，海棠花的形象是一个亮相。海棠花既代表“往梦痕”，即接着散原诗意说，是他们义宁陈氏三代所护持的民族文化的旧理想，同时，也代表了陈寅恪自己从西方多年留学所学来的西方学术文化的新传统，如现代理性、自由精神等。所以，在“望海难温往梦痕”之后，陈寅恪有一句重要的自注：“李德裕谓凡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这句话其实已经点明了“海棠”形象中加入的外来、新变因素。如果说散原老人那里，“海棠”还只有比较朦胧的“新政”色彩，而在寅恪这里，这一色彩则比较明确了。诗人甚至用反复加注的方式来强化这一色彩。“海棠”形象中这样“中西体用资循诱”的两重性，恰是陈寅恪一贯的文化立场。^[6]在三十年代的那种激烈战争、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情境下，这样的文化旧梦，在诗人看来实在是再“难”重“温”了。

第二首写于一年之后的1936年。用吴宓的解释：“用海棠典故（如苏东坡诗）而实感伤国事世局（其一即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书之内容——“二万五千里长征”）^[8]（p81）”最关键的一句是“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这仍然是重申自己的文化思想态度。为什么要重申呢？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陈寅恪感到，危机越来越加深了。因而这里的“读史”之知，即是与王国维最为心印的共识：神州的“巨变奇劫”、文化的即将消亡。^[9]在这样分裂、战争的时代，难以逃脱的命运是越发切近真实了。然而即使是知道这样的命运，依然还坚持看花犹是去年人，而且后来还再三写：“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还忆去年人”（《残春》），这就只能用亚里氏多德的必然性来解释什么是悲剧了。

第三首作于1945年。题目《乙酉春病目不能出户室中案头有瓶供海棠折枝忽忆旧居燕郊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感赋》，吴宓钞稿作《乙酉春患目疾闭置病室偶见海棠一枝忆北平清华园寓中曾手植此花今不知如何矣》，^[10]（p40）相比较后者更有感情色彩。诗云：

今年病榻已无春，独对繁枝一怆神。世上欲枯流淚眼，天涯宁有惜花人。雨过锦里愁泥重，酒醒黄州訝雪新。万里旧京何处所，青阳如海隔兵尘。

前述第二首以老杜、东坡的颠沛苦难自比：“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这里“雨过”“酒醒”两句照应，表明十年来并没有什么变化。而在兵荒马乱的流离生活中，诗人泪眼欲枯地想念的，仍然是清华园，仍是“此花今不知如何”的文化命运。海棠的形象，无论是遥想的，还是眼前的，背后都有一看花人深情的眼睛。

第四首写于战后回到北平的1948年。诗人已经回返清华园，看到了手植的海棠，按理说应该高兴轻松，可是这一首仍然写得沉重：

北归默默向谁陈，一角园林独怆神。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江城地瘴怜孤艳，东坡定惠院海棠诗云：“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海国妆新效浅颦。李文饶谓凡花木之以海名者，皆本从海外来也。剩取题诗记今日，繁枝虽好近残春。（《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戊子阳历三月廿五日作）

走过老杜东坡那样的流离道路，白头伤春、泪眼流枯，诗人看到海棠，所思所感受，却是用“江城地瘴怜孤艳，海国妆新效浅颦”这样两句诗来形容。“江城”句，诗人自注：“东坡定惠院海棠诗云：‘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一方面，这里是用刘禹锡（前度刘郎）、东坡等“新党”即清流自居，另一方面，即按照陈寅恪的解码方法，这还须要再指向苏轼这首诗的题目《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表明诗人像东坡一样孤独、自怜自爱，这其实是表明他的文化理想，学术追求等，在当时并无知音，时人“不知其贵也”，只能幽独地向一隅而“怆神”。

“海国”句比较费解。诗人特地又加注：“李文饶谓凡花木之以海名者，皆本从海外来也。”这里的海棠花，按其义宁陈氏之定义，实即中外新旧文化的两重性，注语中“海外”一语，应指外来文化，才符合这两重性的特殊定义，同时也可以与“江城”句中所蕴含的文化理想义，相互配合对应。那么，这里所喻指的“外来文化”究竟是什么呢？这须要找出陈寅恪解诗法中的“今典”。今典最重要的是陈寅恪的一句话：“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时、地、人三因素最重要。”应特别注意作者特地在诗题里注明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戊子阳历三月廿五日作”。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检《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十八卷）3月25日条：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发表谈话称：此次国民大会选举，只有蒋介石一人有资格当选大总统。^[11]

诗意豁然大显：“海国妆新效浅颦”一句，诗人的意思是：盖宪政、民选，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是外来事物。但是可悲的是，在蒋家王朝的专制下，学习西方，只能是名副其实的“东施效颦”，一场地道的闹剧而已！一贯主张“中西体用资循诱”的诗人，面对尽失人心的局面，这时不免感到了“繁枝虽好近残春”的深深忧虑。

两年后的1950年仲夏，有一位北平的友人，画了清华园故居一幅图，寄给此时已南下广州的陈寅恪。细心的陈发现故居图竟然少了旧时手植海棠，于是就写了他最后一首海棠诗：

小园短梦亦成尘，谁问神州尚有神。“不信神州尚有神”，王湘绮《圆明园词》句也。吃菜共事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鸿毛一例论生死，马角三年换笑颦。岭表流民头满雪，可怜无地送残春。（《庚寅仲夏友人绘清华园故居图见寄不见旧时手植海棠感赋一诗用戊子春日原韵》）

“小园短梦”即指抗战胜利后，回北平在清华园短暂的教书生活，以及当时对于复兴民族文化的一点理想及其最终破灭。引用王湘绮的诗句，在诗人眼中，是用古典表明，从世纪初开始，神州就开始了“无神”的过程，即失去“国魂”的过程。今典的神州无“神”，一方面暗指无神论，另一方面即喻在新政权下，士阶层已经失去了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吃菜”即以北宋“吃菜事魔”的民间新宗教，比喻改换门庭的旧知识分子，⁷按陈寅恪的诗学对具体时地人的强调，“归新教主”，可能特指当时“在海内外知识界引起很大震动”¹²的陈垣公开“交心”。一年前的5月11日，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就发表于《人民日报》：

读了《毛泽东选集》内其他的文章，我更深切的了解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从而了解到许多重要的东西，……如果早能看到，我绝不会这样渡过我最近十几年的生活。……说到治学方法，……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12] (p537-540)}

而这时候，陈垣已经通过洗玉清读到了陈寅恪针锋相对表明自己态度的诗：

花事已随浮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1950年1月）⁸

“旧时栽”一语绾合这里的“旧时人”，反复表达的是一种文化遗民的气节，也可以看作是给陈垣等人的回答。在“大乱将至”之际，⁸他有时也考虑过地生死。然而中国历史上，不仅生可能如鸿毛，死也可能如鸿毛。对待死亡的难题是，如何不辱身。⁹非常自尊、敏感的诗人看来，在权力之下，知识人罕有不受辱的。这就接着十分厉害的一句：

马角三年换笑嚙。

马角，即马生角。《洪范·五行传》：“兵之象也，败亡之表也。”《吕氏春秋》：“人君失道，马生角。”京房《易传》：“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总之，战争、政治失道、知识分子不信任，皆喻抗战后国民党统治中国的乱象。三年内战过去，换来的却是什么呢？《韩非子·外储说上七术第三十》云：

韩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闻明主之爱，一嚙一笑，嚙有为嚙，而笑有为笑。今夫袴，岂特嚙笑哉！袴之与嚙笑相去远矣。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

诗中“笑嚙”即“嚙笑”。诗人的意思是，三年内战即换来君主对顺承忠心的臣子“明主之爱”，尽管这爱或许只是一嚙一笑，甚而只是一条弊袴。而不愿入彀的诗人，当然只能是“岭表流民雪满头”了。第二年，陈寅恪《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诗，再次表达：

江东旧义雪盈头。

即使是“无地送春”，也仍然坚守旧时心意。¹⁰这就是陈寅恪冥冥中对先父先祖精神传统的寂寞的承诺，以及孤独的反抗。

二〇〇四年二月十月初春于丽娃河畔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散原精舍诗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2] 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A]，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 [3] 陈寅恪：皇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赏戴花翎前任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A]，散原精舍文集（卷五）[C]。
- [4] 陈寅恪：衡儿就沪学须过其外舅肯堂君通州率写一诗令持呈代不置可否柬[A]，散原精舍诗集（卷上）[C]。
- [5] 俞大纲：寥音阁诗话（第十二则）。
- [6] 陈寅恪：散原精舍诗文集续集（卷上）。
- [7] 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A]，国学研究（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8]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81页。
- [9] 陈寅恪：王静庵先生挽词序[A]，寒柳堂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0]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40。
- [11] 李新：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五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 [12] 刘乃和：陈垣年谱配图长编[M]（下），辽海出版社，2001.540

注释：

1. 这一方面表明她不是文化最高品级的花，另一方面又使她的身份与权贵符号意义的牡丹、精神符号意义的梅菊并不一样。这个意义是宋诗里渐渐清楚的。参见苏轼有关海棠的诗以及罗大经《鹤林语露》：“洛阳人谓牡丹为花，成都人谓海棠为花，尊贵之也”（丙编卷一）。
2. 转引自陈寅恪：“李德裕谓凡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陈寅恪集·诗集》第22页，三联书店，2002年。
3. 俞大纲《寥音阁诗话》第四则：“戊戌政变之失败，由于政令太骤，此康梁辈之主张也。康长素上光绪书，谓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速变全变，惟有革命。散原先生父子虽倡导维新，力主变法，然极不满康氏之躁进。先生《靖庐述哀诗》：‘平生报国心，只以来訾毁。称量遂一施，堂堂待悼史。惟彼夸毗徒，浸淫坏天纪。唐突蛟蛇宫，陆沉不移晷。朝夕履霜占，九幽益痛此。儿今迫祸变，苟活蒙愧耻。’未尝不以庚子之祸，种因於戊戌新党以激进取败，反令老朽庸庸之辈盘穴中枢，徒败国事也。”《俞大纲全集》第149页。台北学生书局。
4. 据徐一士《一士类稿·谈陈三立》：“光绪三十年，诏成戊戌以党案获咎者，除康梁外，悉予开复原衔。疆吏有欲荐请起用者，坚谢之。”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5. 陈三立《俞觚庵诗集序》：“觚庵则金陵有宅清溪上，邻于余；…岁月之往还，游赏之频数，出一篇，辄有为余与仁先所惊叹者。”《散原精舍文集》卷十。
6. 即他在《冯友兰哲学审查报告》中所说的：“一方面尽量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7. “吃菜事魔”典故在以下几个要素是隐喻 1949 年以后新意识形态的。第一，此俗乃张角、黄巾等遗风。志磐《佛祖统纪》卷二十八：“吃菜事魔，……乃黄巾之遗习也。”方勺《青溪寇轨》：“后汉张角、张燕辈，……其流至今，吃菜事魔，夜聚晓散是也。”第二，尚勤俭、崇互助。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同党则相亲，相亲故相恤。（中略）甘淡薄，务节俭，有古淳朴之风。”第三，与外来宗教有关。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八：“尝考《夷坚志》云：吃菜事魔，……称为明教会。……又名末摩尼。”
8. 《诗集》，第 70 页。陈智超编《陈垣往来书信集》，第 75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按，陈垣通过洗玉清关切陈寅恪的动向。但不见他对诗的反应。1949 年 11 月 14 日致乐素书，述简经纶语云：“又云‘陈寅恪夫人对时局认识不清，尚疑为大乱将至。’亦新闻也。”
9. 这里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重点在最后一句。
10. “江东旧义”，即不负如来西来意，即不负中国文化之义。参见拙文《一个富有思想的学术史典掌》载《学术集林》第五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A Analyzing about Haitang Poetries Written by Chen Sanyuan and Chen Yinke

Hu Xiaoming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article aims at discovering the profound relation in inherent spirit between Chen Sanyuan and his son Chen Yinke by analyzing their poetries about Haitang flowers. The poets of two generations had a ideal to look for Father in spirit. The meaning about the special course was displayed not only in a secret dialogue ,but also suggested in their lonely hearts who supported each other.

Key Words: Chen Sanyuan; Chen Yinke; pursuing Father in spirit

收稿日期: 2004-06-01

作者简介: 胡晓明, 男, 汉族,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